核心课程：普世教会史

第五讲：俄罗斯教会史

【祷告】

# 导论

（我们用一句俄语圣经经文开始。先读俄语，然后用中文，看你敢不敢大胆地用俄语发音。）

Часто страдают, часто преследуются, и все же настойчиво в надежде.

发音如下：chas-Toe stra-Da-yoot, chas-Toe pres-lad-Yoot-sya, ee ves-zhe nas-Toy-chee-vo ve na-Lezh-de.

对应的和合本经文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这是我所知道的对我们俄罗斯基督徒兄弟姊妹们最准确的描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普世基督教历史第五讲，关于俄罗斯基督教的历史，这是一部严肃而鼓舞人心的历史。

## 基督教到来之前的俄罗斯

没有人确知基督教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传给斯拉夫“罗斯”人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俄罗斯和使用俄语的世界。乌克兰东正教基督徒声称使徒安得烈在公元五、六十年代把基督教带到了乌克兰，但这不太可信。据我们所知，在基督受死和复活后的最初800-900年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讲俄语的世界里有固定的基督教会。在此期间，东斯拉夫人生活在今天俄罗斯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他们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民族，这个民族里的部落大多没有文字、实行半游牧方式的刀耕火种农业。有关他们定居的历史直到公元850年才真正有记录可考，当时他们在乌克兰基辅附近的地区长期定居下来。公元859年，记录基辅王国历史的《早期编年史》（“Primary Chronicle”）开始撰写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稳定、明确的社会的开始。但在后来一段时间内，俄罗斯的欧亚地区仍是一片荒野，只有一些小城邦和交战的部落。

# 基督教的起源和传播（900-1800）

在公元900年代末，基辅城已经成为了一个小而不断发展的俄罗斯王国的中心。大约在10世纪末，讲希腊文的宣教士从君士坦丁堡来到了基辅。他们带来了由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旧译作帖撒罗尼迦）拜占庭修士美多德（Methodious）和西里尔（Cyril）发明的格拉哥里文字（Glagolitic script）。西里尔在24个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19个字母作为新的字母表，用来表达斯拉夫语言里特有的发音。因此，我们仍然把这个独特字母表的俄罗斯版本称为西里尔字母，以宣教士西里尔的名字命名。

这些带着西里尔字母来到基辅的宣教士发现当地有一群异教徒，他们拜各种各样的自然神，其中的主神是太阳神佩伦，暴力、不道德和愚昧是其常态。

但他们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归信者，人称奥尔加王后，基辅国王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北欧妻子。然而，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冷酷而可怕的人。无论她怎么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她的生命中并没有结出什么重生的果子。在她丈夫去世后，奥尔加成为年幼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摄政王，她用欺骗、谋杀甚至种族灭绝等手段来确保她儿子的王位。

结果并不意外，她所信奉的基督教对她的人民没有什么影响，对她最爱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也没有什么影响。弗拉达米尔是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他向俄罗斯的诸神献祭并嘲笑他母亲的信仰；他最大的嗜好是战争和邪淫；他有五个妻子和几十个妾。弗拉达米尔似乎太不可能是那个将基督教带给俄罗斯的人。

但在弗拉基米尔成为基辅大公后不久，他认为他的人民需要一种新的现代宗教来取代王国里那些盛行的杂乱异教。据说他派使臣到周边的四个宗教团体去了解了他们的信仰。他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不想戒酒。犹太教也被排除了，因为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而他则喜欢军事上的胜利。西方的基督教似乎既枯燥又教条。不过他喜欢传闻中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Haggia Sophia church），其礼拜仪式瞩目奢华。所以在公元988年，他带领军队浩浩荡荡地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大教堂（the great church of the Byzantine Empire），作为东方的（正教）基督徒接受洗礼。在那里他爱上了拜占庭皇帝的女儿安娜，并在他宣信基督教后娶了她。这完全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举动。拜占庭帝国是他弱小贫穷的国家最强大富有的邻居。现在他与这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不仅有共同的宗教联结，同时他还有一个拜占庭的妻子。有时事情正如所发生的那样，上帝甚至使用人明显的不良动机去做成令人惊奇的美事。

回国后，弗拉基米尔命令基辅全体居民在城外的河边聚集，在那里接受洗礼，否则拒绝的人将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这种强制的效忠完全扭曲了基督教的核心——发自内心的、个人的悔改和认信。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东正教所有可悲的世俗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弗拉基米尔犯下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上。

然而，弗拉基米尔本人似乎已经深受他所信奉的新宗教的影响。在他回到基辅继续学习基督教的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发表于《基督教历史》，1990年第28期）：

至于弗拉基米尔本人，他的生活方式显然受到了影响。当他与安娜结婚时，他抛弃了他的五个前妻（和所有的妾）。他不仅建造了教堂，还摧毁了偶像、废除死刑、保护穷人、建立学校，并设法与邻国和平共处（在他的余生）。临终前，他把所有（剩余的私人的）财产都捐给了穷人。”

对于一个自称归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因为他之前被所有人认为是一个野蛮、暴力、好战、道德败坏的异教徒。

弗拉达米尔是否真的归信了基督，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学家们有不同看法。但所有人都认为在宣称信奉基督教后的一年里，基辅的弗拉达米尔经历了历史上任何君主都没有经历过的、最显著的道德改变。

然而不论他的诚心或好意是什么，他宣信后的第一个行动——迫使基辅全体居民改变信仰——为一个痛苦的未来埋下了祸根。从那一天起，基督教在俄罗斯既被视为一种公民义务，也是获得国王和其他当权者青睐的途径。毫不奇怪，教会成为了许多不信教者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得着救恩的管道。因此，一千年来教会和王权的结合，以及通过婴儿洗礼引入的非信徒的教会成员，导致了俄罗斯国教看起来和世界一样，她很少向圣经寻求指导或纠正。

# 宗教改革的尝试：15世纪斯特里格利尼克教派到16世纪不占有派运动

这并不是说俄罗斯东正教不会有在圣经改革方面的努力。只是，由于教会领导层与国家权力的不正当结合，所有重要的改革努力都遭到压制，其暴力程度往往令人震惊。

例如，17世记发生了尼孔和旧礼仪派信徒改革。当教会被建立在人的传统上而不是上帝的话语上时，任何改变传统的努力都会成为对宗教根基的攻击，因为没有福音。可悲的是，传统就是他们全部的信仰。因此，当独断专行的俄罗斯牧首尼孔（Nikon）试图“更新”俄罗斯东正教（Russian Orthodox church）礼仪时，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反抗。那些因斗争而脱离俄罗斯教会的人被称为 “旧礼仪派信徒。”我提到他们的部分原意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猛烈的迫害下离开俄罗斯，一些人定居在太平洋的美国西北部地区。今天，在俄勒冈州这样的地方，你会看到绿色和白色的洋葱圆顶教堂，里面有一些留着胡子的、讲俄语的人，他们还保留着古老的方式和传统。这有点像俄国版的阿米什人。

令人难过的结论是，无论是对15世纪的斯特里格利尼克教派，还是16世纪的不占有者，还是17世纪的旧礼仪派信徒，抑或是今天的福音派基督徒，俄罗斯东正教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改革者的方式一直都是强烈的迫害。除了几位著名的君主，像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或者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70年东正教被彻底压制外，俄罗斯东正教对于任何提出异议的人所持的敌对态度一直是令人震惊的，不论异议者是不认同、反对或批评东正教教义，还是反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宗教生活的统治地位。

# 福音派与宗教改革 （1800-1905）

结果，在俄罗斯东正教中没有任何像新教宗教改革那样的事发生。任何突然兴起的改教者都会很快被消灭。因此，福音派基督教在俄罗斯的故事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大量出现。但是因为上帝定意如此，当他最终决定用合乎圣经的福音入侵俄罗斯时，这是一个大手笔，福音的攻势同时出现在了三条不同的战线上：乌克兰、圣彼得堡、高加索。

## 乌克兰

首先是借着乌克兰发起的正面攻击。凯瑟琳二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希望吸引德国人搬到他们刚得到的黑海领土上，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因此，她慷慨地提供土地和就业机会来吸引德国商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主要是路德宗和门诺派信徒做出了回应。到1815年，乌克兰有58个德国村庄。虽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基督徒，但很多人是。他们的道德生活和职业伦理给俄罗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的许多信徒开展了一场运动，每日工厂圣经学习，在德语中被称为“Stunde”,意思是“小时”。所以俄国人开始称他们为“史敦达派”（Stundists）。他们的运动开始接触到乌克兰当地的俄罗斯人。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所有的福音派基督徒都被称为“史敦达派信徒”。

他们的敬虔和传福音结出了果子，到1858年，当地第一批归信者在乌克兰接受了洗礼。到1867年，敖德萨市（Odessa）有一间教会由35名当地俄罗斯信徒组成。在意料之中的是，到了187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开始注意到他们，并说服官员以“在东正教中诱劝人改宗”为由，将这些史敦达派信徒投入监狱。但到1881年，受洗的史敦达派成员依然增长到1000多人。

## 圣彼得堡（帕什科夫于1884年被驱逐出境）

大约在同一时期，到19世纪中叶，福音也从北方通过圣彼得堡进入俄罗斯。奇怪的是，它始于一位英国军官拉德斯托克勋爵 （Lord Radstock），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罗斯人作战时被圣灵感动。神感动他的心，怜悯与他的国家交战的这些人。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他通过英国福音派联盟开始在圣彼得堡宣教。拉德斯托克勋爵于1874年作为宣教士被派往圣彼得堡，见证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归信运动。

或许在拉德斯托克勋爵的服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74年瓦西里·普什科夫（Vasily Pashkov）的归信。瓦西里刚好是俄罗斯的第六大富豪，他拥有几家大型工厂。在归信后，他于1876年成立了“宗教和道德阅读传播协会”。这是俄罗斯第一家福音派出版社。在接下来的8年里，他们翻译出版了200本书——包括《天路历程》、查尔斯·司布真的讲道集和许多赞美诗集。

不幸的是，帕什科夫热心于快速传播福音，他鼓励他们建立的教会避免在复杂的教义问题上选择立场，如救赎的次序、教会治理和洗礼。这些教会持守一种“只有福音”的基督教，后来就被称为“福音派”或“帕什科夫派”，他们在之后的几年里成为了那些想要在教义上更加坚固的俄罗斯教会的障碍。

尽管帕什科夫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俄罗斯东正教仍然把迫害瓦西里·帕什科夫和他的追随者视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1884年，帕什科夫最终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驱逐出俄罗斯，几年后他在欧洲去世。

## 高加索地区

再一次，大约在同一时期，其它更倾向于浸信会立场的团体，比如史敦达派，成为了上帝福音传播的先锋，他们从南部靠近黑海东部的高加索地区推进福音的传播。一位名叫卡沙·亚古（Kasha Yagub）的伊朗宣教士（俄语中称为雅科夫·德利雅科夫 Yokov Delyakov）在伊朗德黑兰的穆迪圣经学校完成了他的学业。（在1978年伊斯兰革命之前的19世纪末，伊朗是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世俗国家，但我们离题了）。雅科夫开始在高加索地区的莫洛孔人中间旅行布道，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宣讲福音。1867年8月20日，当地一个名叫尼基塔·沃罗宁（Nikita Voronin）的俄罗斯人听了他的布道后归信了基督教。他接受了德国浸信会牧师的洗礼并加入了当地教会，就是现今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Tiblisi）。俄国浸信会信徒将1867年8月20日作为俄国浸信会开始的日期。

## 亚历山大三世和康斯坦丁·波贝多诺塞夫

随后的几十年里，福音和传福音的教会不断从北部、西部和南部进入到俄罗斯。这些团体开始彼此相遇并一起称他们自己为“弟兄会”----尽管其中有些人是比较严格的浸信会信徒，而有些则是没有明确定义的福音派信徒。

但因为上帝定意如此，俄罗斯的历史模式仍在延续，十年左右的和平和发展让位于苦难和迫害。再一次，基督徒落在了俄罗斯东正教官员康斯坦丁·波贝多诺塞夫的手中。他说服了沙皇亚历山大开始大规模反对福音派或弟兄会。浸信会和史敦达派在1882年被取缔。所有教会财产被没收，教会领袖被驱逐出俄罗斯（比如帕什科夫）。1894年颁布的第二轮法令使政府能够带走福音派信徒的子女、并允许就业歧视、破坏教会聚会、罚款、殴打和逮捕。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送进监狱，其他人则逃到西伯利亚和中亚以躲避莫斯科政府。结果，福音在不断壮大的俄罗斯帝国里传得更远，新教教会一直被建立到太平洋。

# 自由和迫害的交替循环 （1905-1985）

然而，1905年新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宗教宽容”法令，这一波迫害浪潮突然退去，一夜之间新教合法化了。1906年，沙皇颁布法令，规定像俄罗斯浸信会这样的团体，与俄罗斯东正教一起得到官方许可，可以代表政府履行民事职能，如婚姻。

## 东正教的黯淡时期，对福音派的不作为 （1918-1928）

1917年俄国革命的一个鲜为人知的讽刺是，它为俄国的福音布道和新教教会带来了十年的黄金时间。对此的解释有些推测性。但很明显的是，共产党政府把俄罗斯东正教视为他们的大敌，因为它与沙皇有着悠久的纠葛历史。而新教徒似乎被视为潜在的盟友，或者至少是一个较小的、不那么紧迫的威胁。结果是，从1918年到1928年的十年里，俄罗斯福音派和浸信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自由和最快增长。例如，1905年左右，俄罗斯浸信会有162间教会，11207名成员，400名宣教士，10座教堂建筑。到1927年，俄罗斯有4000间浸信会教会，估计有40万名成员，每周有超过100万人聚会。其它福音派教会也有类似的自由和增长，在传福音的俄罗斯教会总的成员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 斯大林的计划：清除宗教（1931-1940）

但是，正如俄罗斯历史的主旋律一样，好景不长。斯大林开始将苏联政府与新教基督徒的对话转向了镇压，并在1923年开始施行彻底消灭苏联宗教的计划。

近70万基督徒受到“镇压”——苏联公开处罚的方式范围从失业到监禁不等。到1939年，唯一被允许合法开放的新教教会是莫斯科中央浸信会。而在1928年，也就是仅仅十年前，就有7000间合法的新教教会存在。对于俄罗斯基督徒来说，这是黑暗的日子。

但是上帝旨意中的另一个奇特转折出现了，他们的帮助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一次是来自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941年当希特勒进攻俄罗斯时，斯大林意识到保卫俄罗斯需要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努力，其中包括数百万虔诚的俄罗斯基督徒。因此，他立即终止了他的灭绝计划，并戏剧性地缓和了迫害。俄罗斯东正教和新教教会都获准恢复其有组织的活动，许多教会得回了原来的财产。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回到他之前的要大规模消灭所有基督徒的计划。但是他确实强迫所有的新教徒（大部分阿民念的福音派信徒和大部分加尔文主义的浸信会信徒，以及一些五旬节派信徒）组成一个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联盟。1948年，大约2000个这样的混合教会在苏联合法注册。还有许多人选择不注册，甘愿冒着被逮捕的风险以保持他们的教义更为清晰和合乎圣经。

## 赫鲁晓夫和从“激进无神论”转向“科学无神论”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俄罗斯基督徒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多大改观。苏联新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宣布从“激进无神论”转向“科学无神论”。实质上是承认斯大林积极迫害的旧政策已经失败，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摧毁基督徒。许多宗教囚犯从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最严厉的镇压手段，比如关闭教堂，都被抛弃了，但是其它更微妙和更“科学”的迫害方式出现了——渗透教会的克格勃、线人、勒索，甚至宗教领袖因宗教性精神失常的由头而被强制住院接受精神治疗也成了普遍现象。

赫鲁晓夫有句名言，“十年内，最后一批基督徒将作为怪人在电视上出现，”但他的梦想从未实现。十年后的1964年，他被罢黜，而俄国基督徒却依然存在。

## 浸信会联盟发生分裂 （1963）

尽管俄国的新教徒们坚持了下来，但60年代对于他们来说是艰难的岁月。在60年代，苏联禁止所有儿童和高中生参加“不科学”的教会活动。浸信会中的一些人赞同莫斯科的每一项新的、渐进式的限制，他们希望每一项都可能是最后一项。但另一些领袖认为事情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1963年，浸信会联盟发生了分裂。那些不愿再看到他们有限的自由再受到侵蚀的教会成立了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的“未经官方认可”委员会。许多地方教会分裂了。许多未登记的教会加入了这个新的委员会。到1965年，约有10万基督徒认同了这个新的非法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艰难岁月中，他们受到了政府的残酷迫害。但不论如何，他们忍受了折磨，并未屈服于骚扰和迫害。从表面上看，俄罗斯的基督徒们似乎已经疲惫不堪了，但事实上，是苏联这个国家正在接近精疲力竭。

##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与巨变（1985-1997）

几乎没有人能比戈尔巴乔夫更好地把握住这次失败的机会了，他在1985年成为了苏共的领导人。一上台他就立刻宣布了一项新政策“Perestroika”——意思是改革。他的目标是使苏联经济现代化。但他很快得出结论，苏联的整个社会生活已经奄奄一息，他似乎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可以保护他的经济改革不被党内强硬派拦阻。因此，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了“开放”的激进政策，给长期受苦难的苏联人民带来了新的自由——良心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

# 70年的迫害失败后，苏联放弃了

苏联抛弃敌视基督教政策的速度尤其超乎寻常。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那个70年来曾一直试图消灭基督教的政府，开始对基督教赞不绝口。因此，1988年苏联共产党政府在基辅和莫斯科举行了庆祝活动，纪念俄罗斯自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受洗以来的第1000个基督教年。实质上，在经历了70年迫害的失败后，苏联向坚持不懈的俄罗斯基督徒挥舞着白旗投降了。这些基督徒的坚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比苏联迫害他们的意愿更加持久而已。

## 浸信会又一个自由的十年 （1987-1997）

1990年10月，苏联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以341票对1票（1票弃权）结束了对苏联基督徒的一切限制和迫害，对迫害的放弃正式生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很快签署了这项法案。突然之间，基督徒可以自由地按照他们的意愿实践和分享他们的信仰，包括在所有公共场所布道的权利，有趣的是，尤其是在公立医院。私立学校的宗教教育现在被允许，教会拥有财产、雇佣工人等都被赋予了充分的法律地位。最令人吃惊的是，1990年10月，在苏联基于宗教而歧视任何人被定为了犯罪，而令西方怀疑论者惊讶的是，不管怎样这条法规在俄罗斯很快就得到了执行。

接下来的十年是俄罗斯新教教会的又一个黄金十年。教会里挤满了人。从西方来的圣经供应充足。并且属灵的兴趣非常高涨。许多新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当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听到了福音并且以悔改和信心来回应时，我们就为此赞美神。在这十年里，许多在非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年轻教会领袖开始接受信仰。

## 老逼迫者卷土重来 （1997-现今）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自由和宽容的新时期感到高兴。到90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认为自由太多，至少对新教徒来说是这样。他开始与其余的强硬派共产党合作，游说俄罗斯联邦新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重新考虑他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早在1993年，叶利钦就帮助通过了进一步扩大1990年苏联法律的法案。俄罗斯1993年颁布的新法律更为慷慨地支持包括新教团体在内的基督教。这对俄罗斯东正教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 俄罗斯东正教和1997年法案-

因此经过很多努力，共产党和俄罗斯东正教组成的联盟设法颁布了一项新的宗教法。它的主要目的是剥夺在1990年和1993年已经赋予的许多宗教自由和权利。毫不奇怪，它宣布了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殊地位，并取消了在俄罗斯存在不到15年（需要在1982年以前）的任何组织的法律认可。这意味着，除了浸信会、卫理公会和其他一些福音派以外，所有基督教团体在俄罗斯联邦都不能合法存在。

## 2000年打击极端主义活动法

三年后，在俄罗斯新总统弗拉达米尔·普京的领导下，通过了一项更加严格的反极端主义活动法。这项新法律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所追求的，是允许俄罗斯政府在对抗“极端”意识形态的模糊标准下，更容易地迫害新教教会。

## 东正教和国家的融合

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俄罗斯的局面越来越像革命前沙皇统治下的政教合一的情形。尤其是普京，似乎把俄罗斯东正教视为唯一合法的俄罗斯宗教团体，而其它宗教团体都是可疑的。谁在利用谁，俄罗斯东正教还是普京，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和看问题的视角。但是，很明显，这一联盟让俄罗斯回到了对基督教迫害加剧、自由减少的日子。

不过，尽管困难重重，上帝仍然在俄罗斯做工。

那么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基督教历史中学到什么呢？以下是一些结论性的观点。

# 结论

## 第一，“基督教化”一个国家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传播的方式

回到公元988年，不论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意图是什么，俄罗斯的强制性基督教化并不是真正的归信。一千多年来，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非信教者一直在致力于消灭真正的、合乎圣经的基督教，而他们所结出的这些“坏果子”似乎证明了这一点。神的国没有捷径可走。耐心的劳苦是那些真实的心灵归信所必须的……仅仅是产生可见的果子的那种快速影响（无论是透过刀剑或是其它方式）都可能使一个国家或民族陷入严重而可怕的误区：在未来几年就可以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或民族。而且这种误解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里持续结出腐烂的果子，其后果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 第二，上帝总是为他自己的缘故保留一些人。

俄罗斯的历史也表明，上帝的话语无论在哪里被宣讲和确信，都会有真正的归信。一个教会一旦建立在真正的福音之上，即使面对逼迫最猛烈的政府、宗教和社会的敌意时，也往往会因忍耐而成为一个持久的见证。有证据吗？迫害基督教的无神论政体苏联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福音仍然在传扬，俄罗斯的教会今天仍然聚集在一起，传着在列宁和斯大林出生之前就传的完全相同的福音。

## 第三，俄国基督教的得胜有时仅仅是通过忍耐

虽然有时基督徒应该公开面对那些反对者的错误想法，但通常情况是，基督的教会最终战胜了她的敌人，仅仅是通过忍耐得更久。我们的俄罗斯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从未对苏联制度发动过大规模的起义。但他们继续连于基督、聚集敬拜、教导子女并与他人分享福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在意苏联政府发出的各种迫害浪潮。

## 第四，机会不会一直在，我们必须准备好抓住它们

浸信会的一个令人遗憾的教训是：没有充分利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开放和机遇。有些人做了很出色的工作，但似乎很多人都陷入了生存和内斗的困境，以至于其它团体在苏联解体后的日子里做了更多的福音拓展工作。但即便如此，情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 第五，鼓励俄罗斯新一代敬虔的属灵领袖

即使今天在俄罗斯的机会更加难得，仍有很多理由对俄罗斯的福音前景持乐观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即将登场的新一代俄罗斯教会领袖。好的神学，谨慎忠心的福音布道、认真的教会植堂和现有的俄罗斯浸信会的改革似乎使今天俄罗斯的基督教越来越有秩序。俄罗斯的基督徒可以向世界宣告那个古老的盼望——他们的前路像上帝应许的那样光明。